



巴拉克
 希拉里
 佩雷斯
 英拉
 阿齐兹
 谢里夫
 格里姆松
 欧文斯

中国的存在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对美国是有益的
 除了和平，世界上并没有什么胜利
 会尽一切所能为泰国的利益而努力
 人民币将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克什米尔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我们从来没有濒临破产
 这是场危险的游戏

阮次山

对话世界政要

阮次山◎著



阮次山先生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接受其采访的世界政要有450多位

 中国言实出版社



中国的存在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对美国是有益的
 除了和平，世界上并没有什么胜利
 会尽一切所能为泰国的利益而努力
 人民币将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克什米尔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我们从来没有濒临破产
 这是场危险的游戏

阮次山

对话世界政要

阮次山◎著



阮次山先生几乎走遍了世界各地，接受其采访的世界政要有450多位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阮次山对话世界政要 / 阮次山著. -- 北京: 中国言实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7-5171-0358-5

I. ①阮… II. ①阮… III. ①政治家—访问记—世界—现代 IV. ①K81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59992 号

责任编辑: 周汉飞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 100101

编辑部: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

邮 编: 100037

电 话: 64924853 (总编室) 64924716 (发行部)

网 址: www.zgyscbs.cn

E-mail: 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19.5 印张

字 数 280 千字

定 价 45.00 元 ISBN 978-7-5171-0358-5

自序

自从2000年在凤凰卫视主持《风云对话》这个专访各国政要及学术界知名人士的节目以来,已历十五个年头。去年2月1日起,我的精力无法再负担到各国访问政要的长途旅行,因此卸下了主持《风云对话》的工作,专心主持我一天一集的“新闻今日谈”这个节目。

过去十五年,我几乎每一年半出版一本《风云对话》里和各国政要访谈对话的专辑,目前的这本集子已是第六本此类作品,也算是我主持《风云对话》这个节目的谢幕之作。回首往事,难免感慨万千。除了感叹于岁月摧人之外,也感慨于世界多变,许多我当年访问过的风云人物,如今有的已作古,如“巴解”创始人阿拉法特,有的像利比亚强人卡扎菲,已在战乱中死亡,曾经平静的利比亚也陷入与政府积怨、动乱,烽火一直未平息。

我这辈子从事新闻工作,大半都在新闻第一线,伊拉克战场、巴勒斯坦战场都有过我的足迹,有些地方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曾访问过五六次,上次到巴勒斯坦访问时是2008年,当时还曾到拉姆阿拉的阿拉法特墓园追悼这位曾历尽半生沧桑的风云人物。

在我的采访生涯中,我的原则一向是:进行任何一次访谈都得提出一些我和观众们都想知道的内容,并非仅只是和一位政要会晤过而已。因此,访谈之前所做的“功课”,也必须是全面而深入的,保证我和访问对象深入对话,决不被当事人“牵牛鼻子”。在我访问过的450多位政要当中,虽然我不咄咄逼人,但“以柔克刚”的软手段经常能使对方“自动交待”,而且往往赢得这些政要的尊敬。我还真的由衷希望读者们能从这本访谈的一问一答

集子当中体会出个中的有意思之处,和我过去的《风云对话》录风格一样,我的对话录一向原汁原味,不加删节,为的就是让观众和读者能尽量还原访谈当时的内容、风格和情境。

如今,世界越来越开放、透明,但愿这本《阮次山对话世界政要》能使读者在阅读之余也和世事发展对照一下,如果大家能有所思,有所感,会心一笑,点点头,我也就不枉为此节目所下过的苦功了。

阮次山

写于二〇一五年仲夏时节

目 录

CONTENTS

为南非人民谋福是良心所迫	
——访时任南非总统戴克拉克	1
美国没有遏制中国的能力	
——专访时任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	11
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对美国是有益的	
——访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	21
中国经济的成功对我们的确很重要	
——专访时任爱尔兰副总理兼外交与贸易部部长埃蒙·吉尔摩	29
互利合作永远是美中关系的主流	
——专访时任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	38
中国的存在影响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访时任以色列国防部长巴拉克	43
除了和平,世界上并没有什么胜利	
——访时任以色列总统佩雷斯	54
人民币将会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专访时任巴基斯坦总理阿齐兹	74



做驻华大使是一种荣耀

- 专访时任德国驻华大使柯慕贤 87

中国的确是我们最重要的贸易伙伴

- 访时任智利总统皮涅拉 98

克什米尔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 访时任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 106

与中国友好是蒙古对外政策的优先方向

- 专访时任蒙古国总统查·额勒贝格道尔吉 114

蒙日联合围堵中国是个政治笑话

- 专访时任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主席赞达呼·恩赫包勒德 119

赞中两国可以互惠互利,是永远的朋友

- 访时任赞比亚副总统孔达 126

土中两国关系没有任何问题

- 访时任土耳其外长达武特奥罗 133

澳大利亚与中国的关系是正面积极且具有建设性的

- 访时任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 142

中国与奥地利的关系正走在一条成效显著的发展道路上

- 专访时任奥地利总统海因茨·费舍尔 150

挪中两国的关系将十分特殊

- 专访时任挪威外长艾德 158

香港一定会用好国家发展带来的各种机遇

- 专访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上) 166

香港一定会用好国家发展带来的各种机遇

- 专访时任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梁振英(下) 172

中国新兴市场是墨西哥发展之最佳选择

- 专访时任墨西哥外交部长何塞·安东尼奥·梅亚德 178

解决中东问题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思维

- 专访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 187

这是场危险的游戏

——专访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斯(上) 198

这是场危险的游戏

——专访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威廉·欧文斯(下) 204

即使在最危难的时刻也要讲实话

——访时任波兰国会议长埃娃·科帕奇 209

我的心永远都牵挂着泰国

——访时任泰国总理他信 215

我们并不会为受到制裁而担心

——访时任伊朗总统内贾德 227

我们从来没有濒临破产

——专访时任冰岛总统奥拉维尔·格里姆松 235

我们要追随自己的想法与原则

——专访时任伊朗外长萨利希 240

我们需要的是合作

——访时任意大利外长弗拉蒂尼 248

对未来的发展很乐观

——访时任罗马尼亚总理博克 256

不计生前身后名,唯愿人民安居乐业

——访时任伊拉克总理马利基 266

会尽一切所能为泰国的利益而努力

——访时任泰国总理英拉 274

尽一切所能为泰国人民服务

——访时任泰国总理颂猜 282

机会属于那些为自己国家的未来做贡献的人

——专访时任苏丹外长卡尔提 288

和解才是正确的方案

——专访时任土耳其共和人民党主席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 295

为南非人民谋福是良心所迫

为南非人民谋福是良心所迫

——访时任南非总统戴克拉克

能够放弃白人的优越感，放弃他既得利益阶层的荣华富贵，能够促成曼德拉的执政，能够为以后的南非由黑人主政的前途铺上一条非常平坦的道路，能够使南非不至于因为他们白人的负隅顽抗而造成内战，戴克拉克这些功绩是功不可没。

——阮次山



阮次山先生与时任南非总统戴克拉克



阮次山：总统先生，您担任总统一职已经是近25年前的事了，我记得在1990年，是您下令释放了纳尔逊·曼德拉。您能否告诉我们，您当时是否也在废除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这件事上受到了压力？

戴克拉克：首先我想说，人们只记得当时纳尔逊·曼德拉被释放，但其实还发生了许多其他事情。在2月2日那天，我宣布释放所有政治犯，其中当然包括曼德拉。同时我还宣布废止了对非国大与南非共产党的禁令，并解除了紧急状态。我们在1990年2月2日准备了一篇演讲，内容正是针对为南非新宪法建立谈判平台。实际上曼德拉被释放的日期，是在我1990年2月2日宣布之后，他是在2月11日才被释放的。所以我们提供的是一揽子协议。的确，不仅是我个人承受了压力，早在20世纪60年代，早在非洲殖民时期结束时，就有人为结束种族隔离政策而施压。当时英国、法国和葡萄牙在非洲的殖民地都被非殖民化，随之而来的压力就开始聚集。最终我们的体制沦为了一个道德缺乏的体制，并且它还对人民进行了压迫，剥夺了他们的机遇，损害了他们的尊严。我为此表示了歉意。所以我在1989年和1990年，以及在那之后的所作所为，不仅是因为压力所迫，而是被我的良心所迫。我也无法在一个对大多数南非黑人都不公正的体系基础上，建立起一个为我国人民谋福利的美好未来。因此压力的确扮演了相应的角色，并且这种压力一直持续了10年，但是我内心的信念让我采取了那些行动。

阮次山：我读过一篇相关的文章，他们说当时，非洲白人仅占总人口的12%，但白人却试图掌控80%的土地，这是真的吗？

戴克拉克：是的，的确是这样。超过80%的土地都是所谓的“白人区”，而不到20%的土地被设为“黑人区”，这本身就是不公正的。我年轻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前，在我还没有阻止并废止种族隔离制度之前，我就已经在我的党派内部提倡将土地还给黑人的做法。但让各个部落成立自己的国家之所以会失败，正是因为白人太自私，他们想

把大量的土地留给自己。

阮次山：我在中国台湾和美国都见过许多非洲白人，在我看来，似乎当黑人掌控了国家之后，他们就选择了自我流放。如今又是什么情况呢？

戴克拉克：南非白人人口的流失率的确很高，但这也没有达到一个那么大的比例。我们仍然在南非，而且我们会一直留在南非。我们早在 325 年前就已经来到了南非，我是非洲人，不是欧洲人。不论是南非白人，还是其他肤色的人，以及那些讲英语的人，我们都已经在那里生活了数百年之久，我们都把自己视为非洲人。这就是我们的家。的确，500 万人中有 80 万已经离开了。但剩下的人都会留在那里，而如今有些离开了的人也都回来了。随着 2008 年的经济危机，他们留在其他国家也变得很困难。他们无法取得工作许可，所以当他们的合同到期时，他们就被告知“工作许可无法被续期了”，而南非的情况则很好，这里有很多机遇。因此我们也见到许多离开了的人又回到了南非，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回来了。

阮次山：他们是否遭到了其他国家的歧视呢？

戴克拉克：那倒不是，而是其他国家对所有外国人都歧视，它们针对的不仅是南非人。由于 2008 年的经济危机，大多数国家的失业率都有所上升，欧洲和美国都要优先照顾当地人，因此它们将外国人工作许可的申请规则设定得更严苛了。

阮次山：我们再回到历史问题上来。当您做出那个让您能与纳尔逊·曼德拉共享诺贝尔和平奖的伟大决定时，您当时是怎么想的？您是否知道这对您和其他白人来说会带来困难？

戴克拉克：我知道我们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对此深信不疑，原因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因为我的良心告诉我：我们的体制缺乏公正，这是不公平的，更是错误的。促使我这样做的第二点，则是因为没有人能从当时那场



暴力冲突中获胜。曼德拉先生领导的非国大是无法取胜的，南非拥有撒哈拉以南最强大的军队。而我们也无法取胜。所以即将爆发的将是一场残酷的内战，而这会让双方成千上万的南非年轻人丧失生命。而最终，我们仍然需要坐下来谈判。阻止这样一场灾难，就是我想要建设新南非的第二个理由。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开始，新开始要基于团结，而不是隔离；新开始要基于我们对南非团结的展望，让大家都能有平等的一票，让所有人民都不会因为种族、肤色、民族、宗教等任何原因遭受歧视。而且新南非要有完善的宪法和法律，让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的权力分开。让你不论如何来定义“组织”，都无法让南非的某个组织统治另一个组织。让南非拥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并且让南非认识到自身的多元性。南非的官方语言有11种，因此我们是一个情况十分复杂的国家。曼德拉和非国大也意识到，他们也无法赢得战争。直到大概1987年以前，他们都认为他们能通过暴力手段推翻白人政权。他们也意识到获胜是没有可能的，而我们却会在战争过程中摧毁这个国家。所以我们需要进行交流。

阮次山：总统先生，按照您的说法，这些都是务实的做法。当时在您的党派内部，当您提倡这些方案时，他们那些白人最初对此有何反应呢？

戴克拉克：首先，并不是所有的白人都支持种族隔离。从历史上讲，非洲白人比较重视农业，他们大多生活在郊外。城市化进程改变了这一点。我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去上了大学，取得了学位，并且还去了海外留学。因此新一代人的想法也产生了变化。作为领导人，我面临的挑战，则是要说服大多数的白人支持我采取的行动和改革措施。在我当上党魁，但是还没担任总统之前，我就在我的第一次公众演说上说过：我代表的是一个崭新的南非，一个要结束种族隔离的南非，一个让所有理智的、平和的人民都可以携手并进，而不用顾忌种族或肤色的南非，并且让左翼和右翼的极端激进主义都无法在辩论中取胜，而只有温和中立的观念才能取胜。我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参加的竞选，并且获得了大多数白人的投票支持。之后我们继续在这条路上前进，并且开始谈判，曼德拉先生也被释

放，而我们也与非国大和南非国民党政府等各党派展开了谈判。随后，在白人执政的选举中，当有议会成员去世时，我们就要在该城镇或选区内进行新一轮竞选。我们开始陷入失利，而反对我们的右翼党派想要维持种族隔离制度，所以他们对我说没人授权给你去和非国大谈判，让你把投票权赋予黑人。于是我在1992年3月举行了全民公决，并对民众说：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谈判，而现在你们这些白人选民就要告诉我，我是否应该继续谈判？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当中有69%到70%的人都选择支持我，并且授权于我，让我完成谈判。

阮次山：只针对白人？

戴克拉克：全民公决只针对白人。因此我是有民主授权支持的。

阮次山：那些极端分子，他们是否尝试过用极端手段来推翻你的政权？

戴克拉克：他们扬言要干扰1994年的大选，并且也采取了小规模的行为和暴乱行为。但他们没能成功。最终，曼德拉先生很聪明，他也是位伟人，他本人开始与一些白人极端分子的领袖谈判。

阮次山：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吗？

戴克拉克：是的，他召见了这些人，和他们交谈，并最终让他们相信，在竞选结束后，他们会一起讨论这些人将来的社会角色。最终他们也参与了选举，而我们也从未经历任何军事政变或暴力夺权的事件。这些问题都不严重，我也从未因此而夜不能寐。

阮次山：那么那些非国大的人呢？那些黑人呢？您当时与他们的关系如何？他们是否也都支持您？还是说他们当中有人是反对您的？

戴克拉克：大多数黑人当然把票投给了曼德拉先生的“非国大”，但



也有大概 50 万南非黑人把票投给了我。而来自其他地区的“有色人种”里，也有三分之二的人在 1994 年大选中选择了我。还有 54% 的来自印度的印度人给我投了票，南非印度人大概也有 100 万。1994 年里，白人票数中也有 55% 是属于我的。在我当选总统后，我的党派也成为了一个多种族党派，而不再是一个白人民党。任何人都能入党，因此我们也吸引了部分选票。但直到今天，非国大仍然拥有绝大多数的南非黑人票数。

阮次山：总统先生，全世界都很欣赏您的一点，就是当曼德拉先生当选总统后，您甘愿担任他的副总统。这是一种与众不同的态度，您曾经是总统，而之后却担任了纳尔逊·曼德拉的副手。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呢？

戴克拉克：我这样做有两大原因。首先，我和我的党派都认为，像南非这样情况复杂的国家，我们最需要的是达成一致，对立式的党派政治行不通，我们需要的是重要的小党派也能进入行政层面，从而能继续探讨如何解决关键性的问题。其次，我意识到“非国大”缺乏治理国家的经验。他们需要所谓的“岗前培训”，他们也需要了解如何处理政府行政事务。因为他们只是曾经的自由斗士，而他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我担任副总统的两年里，我和另外一位副总统塔博·姆贝基一起担任这一职位。曼德拉从未主持过内阁会议，他只是参加，并且针对意义重大的问题发言。而我和塔博·姆贝基则轮流主持了内阁会议。内阁里的“非国大”部长们也意识到，只要我的建议是中立的、不针对党派政治的，他们就能从中获益。那是南非经历过的一段好时期，我们没有像其他民主体制那样争吵不休，也没有党派之间相互进行负面攻击，而是维持了一种积极正面的精神，大家都意识到，我们正在建立新的体制，因此我们需要携手共进。

阮次山：也就是说，当时的南非人民很幸运，他们能有您在他们执政初期担任他们的导师。那么您当时是如何与这些人打交道的？您对他们以诚相待，他们也接受您吗？



戴克拉克：我们都接受了对方。您要记得，当我们在1994年5月的时候成立了那个统一全国各种族的政府时，我们已经进行过5年的谈判了。我们相互间已经有所了解，党派之间的人们也建立起了友谊。非国大负责谈判的两名主要成员和我们这边的成员就成为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他们会一起去钓鱼。虽然曼德拉先生有时候也会和我们针锋相对，但我们也成为了真正的朋友。所以情况没那么艰难，他们接受了我们，我们也接受了他们。

阮次山：从您个人立场上看，您是怎么评价纳尔逊·曼德拉的呢？

戴克拉克：我认为他是位杰出的人，也是一位正直的人，他拥有强大的领导才能，而在我看来，他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他提倡和解的举措。在经历了27年牢狱之灾后，他却没有丝毫怨恨。而且还能专注于使各方各派进行谅解，并且携手共进，相互原谅，让大家在一个新的南非里共同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并且他还强调，南非是属于大家的，不论是对黑人、白人、有色人种还是印度人来说，南非都是我们的国家。

阮次山：您认为民众会听从他的意见吗？

戴克拉克：我认为他们会。如今他受人爱戴，所有南非人民都很崇敬他，不论他们是什么种族、什么肤色。最近他病得很重，并且可能不久于人世，因此所有南非人民也都在为他祈祷，而如今所有南非人民也为他的情况能有些许好转而感恩。

阮次山：那么您是否会担心，如果他离开人世之后，南非会发生什么情况？

戴克拉克：我认为事态并不会朝负面的方向发展。他早在很多年前就脱离了政治圈。而在过去10年里，他更是没有通过任何方式影响过政治局面。因此他的离去也并不会导致政治权力的真空。我当然并不希望他会这



么快离去，但他的离世将为南非带来一片寂静，所有南非人民都会忘却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争论，来一同携手悼念这位已经离开了我们的伟大南非人。

阮次山：我在其他国家都见过许多来自南非的白人。他们都向我抱怨说，南非已经大不如前了。您赞同这种说法吗？

戴克拉克：真相并不是这样。事实上，现如今的非国大政府正在采取政策，使得种族问题又一次成为了影响决策的重要因素。比如他们现在推行的《黑人经济振兴法》和《平权法》，等等。我个人也认同《黑人经济振兴法》和《平权法》，但如果当前的做法已经相当于公然歧视白人、有色人种和印度人等非黑人群体，那么这种做法就和种族隔离制度犯了同样的错误。因此许多白人会为此而抱怨，但总的来说，南非的白人如今的情况并不比过去差，他们的经济收入仍然占总体的很大比例。非国大领导的政府指责我们达成的协议过度保护了白人的特权，而我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达成这样的协议，南非白人如今的情况会比现在的情况更糟糕。不过也许与您交流的那些南非人都是那30%在全民公决中投否决票的人。他们当中有些人仍然在南非，而且他们将我称为叛徒，并认为是我出卖了这个国家。同时也有黑人指责曼德拉，说他对我们做出了太多的让步，放弃了太多的东西，因此右翼白人和左翼黑人都不认可我们达成的协议，但他们只是少数派。大部分人，不论是白人还是黑人，都对我们取得的成就感到高兴。

阮次山：如今您已经退出政坛，那么环顾如今的局势，您对南非的经济和政治局势又有何评价呢？局势如今是更好了吗？还是说局势还有待改革呢？

戴克拉克：我的看法是乐观的，而不是悲观的。我们拥有完善的宪法，也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银行，在企业管理方面，我们也是排在世界前

列的。我们在商业领域的排行很高，但我们的教育体系和培训机制却很不尽如人意。另外与此相关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失业率达到 25%，而南非黑人中的年轻人失业率更高达 40%。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一点。《平权法》导致的不平等待遇，导致有能力的城镇行政人员和公务员被迫离开了岗位。结果就是他们的岗位被没有足够经验的人所取代，服务水平也有所下降。而各地的许多南非黑人如今也在抗议服务水准的下降。因此南非还面临着很多问题。但让我仍然拥有希望的，是政府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并且由非国大前财政部长特雷弗·曼纽尔担任主席，他们提出了一份报告，一份国家发展计划书，来指出问题所在。报告承认了教育体制面临的危机，也承认了就业率、犯罪率和腐败程度之高都是我们无法承受的。他们也提出了一份 15 年计划和一份 20 年计划，并指出了克服这些困难的方法。这就是令我乐观的原因。面对问题，我们并没有逃避。我也由衷相信，我们有能力克服南非目前面临的困境，并且化劣势为优势。

阮次山：总统先生，您提到了教育问题。但在中国，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教育需要资金的投入。那么像南非这样一个国家，你们是如何调拨预算的呢？你们要如何说服政府来为教育调拨更多的预算呢？

戴克拉克：南非的教育问题与资金匮乏无关。在教育领域的资金投入上，南非是世界上排名前列的国家。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占总预算的 20%，有时是 19%，有时是 21%。这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笔钱是如何使用的。我们的教育面临的基本问题，是师资力量中的一部分人还不专业。教师也有工会，并且工会不止一个。某些学校的老师每天只上 3 个半小时的课，其他学校的老师每天则要上 7 个小时的课。因此由于管理的疏忽，我们有许多学校无法正常运作。我认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给每个学校都安排一名优秀的校长，从而能执行教学纪律，保证教学质量。如今我们还没做到这一点。顺便提一句，我并不是作为一名门外汉才这样说，南非的教育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也有相同的想法。但最重要的起点，就是削弱那些强势工会的影响力，他们才是为教育带来负面